

走近记忆

陆元俊

立夏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每年这四块时令的界牌,是四季分明换季的标志,时令越过每一块界牌,人们的穿着饮食等生活习惯,随着气候的变化也悄然改变着,这也符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道理。

我们苏北平原江海大地遵循历史的风俗习惯,家家户户大同小异过着立夏节的习俗。

今年第七个节气—立夏来临之际,一下子将我拉回到遥远的童年。我家过立夏节自有一番别样情趣。父亲的笑脸、母亲的慈容、弟姐妹们的欢乐打趣,一一浮现在眼前。

母亲忙着一边煮立夏蛋一边做立夏饼,大姐心灵手巧为弟妹们编织蛋袋,父亲也闲不着,为了今天立夏节全家吃上麦蚕,早已做好了准备工作。

父亲拿着一口布袋,将半成熟的麦穗收割进袋,然后除芒脱粒,除芒脱粒却是个费劲费时的活儿,只见父亲将刚採下的麦穗放进长布袋里,双手攥紧袋口,脚使劲将袋拎起在空中甩个半园弧,只听“拍”的一声袋底麦穗摔在地面上,只三五下父亲累得气喘吁吁。我立即搬过一张凳子给父亲坐下歇息,父亲拿根烟慢悠悠地抽起来,感到十分舒服的样子说:“儿呀,来!跟我一起干活。”我正孤疑之际,只见父亲将麦袋放在地下,袋里青麦穗撻平,然后叫我去上踩踏,父亲吸足一口烟,开始给我喊口令,一二一,一二一,我随着父亲的口令声有节奏地崩踮起来,父亲将我烟往地下一丢,走过来拉住我的双手,父子俩同时跺脚,就像跳双人舞,父亲童心满满,一边喊着口令一边笑得脸面像朵花。几番下来麦籽只剩一层外壳了,筛扬后放进锅里翻炒,当麦粒炒熟时最后一层外壳也就自动脱离,此时只见父亲忙着将麦粒放在风里再次筛扬,只等上磨成“蚕”。

大哥早已将磨子洗刷干净,母亲也腾出手来,开始做麦蚕。随着磨盘旋转,麦蚕摇头晃脑从磨片中间爬出来了。我正要伸手抓吃,母亲说:“慢着,炒麦蚕好吃。”麦蚕炒好了,母亲将炒麦蚕捏成一个个麦蚕团,给每人分发一个。接下来全家开始做游戏了,在父亲带领下走进一片麦田,在麦田里玩起了捉迷藏游戏,此时的父亲在我们眼里与平时的父亲换了一个人,好像我们的大哥哥,可亲极了,只见他躬背弯腰在麦田里东躲西藏,叫我们去找他,我们真的找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找不到父亲藏在什么地方。手里的一团麦蚕啃完了,还不见父亲踪影。其实父亲早已一溜烟进了家,此时,只听母亲一声呼喊,叫我们回去,一进门只见父亲一脸慈详,手里拿杆称,吩咐我们快去坐磨子,根据前一天晚上母亲的叮嘱,我们一个一个依次坐了一回磨子。

前一天晚上母亲就向我们说清楚了,明天立夏,这天是送走春天迎来夏天的日子。进入夏天,人们往往精神不振,食欲减少,人也消瘦这叫疰夏。今天一系列家庭活动,吃立夏蛋,立夏饼,钻麦园,坐磨子,称体重都是为了消灾祈福,防止疰夏。

此时,父亲从屋梁上系一条担绳,担绳系着称扭绳,称钩下面吊一只箩筐,父亲叫我们进入箩筐,依次给我们称体重,叮咛我们,各人记住自己的体重,看一年长多少。大概绳结没有扣死,轮到称我体重时,绳结一滑溜脱开,箩筐载着我叭一下掉在地上,好在筐底离地面不足五公分不碍事,此时大姐和大哥大笑着异口同声说:“大元宝滚进来,我家就要发大财。”此时我灵机一动,装做很疼的样子,缠着母亲多要了一个立夏蛋补补。

最后一关就是给我们每人分发一个立夏蛋,弟姐妹都有蛋袋,我却没有,姐姐说你大了,不用做蛋袋了。人家都拎着个蛋袋上学,我好羡慕,于是,我哄着小妹给我鸡蛋袋上学,挂在脖子上,上学途中蛋袋在胸前晃荡着,煞是神气。

童年的趣事,回味无穷,已成遥远的记忆。时代变了,但风俗习惯没有变,人们依然过着传统的立夏节日。



聆听古典

木火

荡漾在幸福时光里

记得是两年前的五一前夕,“第八届中国新西兰电影节”在启东这个江海新城举行,开幕影片是《我们的所爱》,一部英语原版片,听不懂懂,热闹的开场并没有留住多少看客。支撑我不懂装懂地观看到底的是对音乐的一丝期待,因为我听到了熟悉的旋律——贝多芬的《船歌》。

电影的大致情节是:因为带着孩子汤米,巡回魔术师查理无法在舞台上正常演出,又要躲避警察的抓捕,隐姓埋名在工地上做苦力。他常常说着这样一句话:“找一个不需要签证也能工作的地方。”女主角安吉则常常对着查理说:“你是个骗子。”一家三口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不安的旅途中,唯一的亮色是音乐响起的时候,是在聆听唱片贝多芬的《船歌》时,查理与安吉的脸上浮现了难得的笑容,院子里也像变得阳光明媚起来。

音乐响起的时候,也是我心生共鸣的时候。竖琴透明的音色有节奏地荡漾起来,我的心弦一下子被轻轻拨动,而等温柔优美的弦乐尽情摇曳时,生活顿时充满了美好的想象。电影里的主人公也是如此吧?虽是一个幻梦,却还是在不懈地追求。看不懂的电影,刹那间理解了那种无以言说的情感。毕竟音乐是直指人心的艺术,也是不需要翻译的语言。

意大利著名影片《美丽人生》也选用了这首《船

歌》。电影讲述了快乐爸爸用笑容赶走战争阴霾的故事:一对犹太父子被送进了纳粹集中营,父亲谎称他们正身处于一个游戏——计分满1000就能获得一辆真正的坦克,最后儿子等来盟军坦克的解救,而父亲却惨死于德国士兵的枪下。片中犹太青年圭多与女友恋爱时在歌剧院聆听了这首《船歌》。而当全家被关进集中营,和儿子、妻子分离后,圭多播放这首《船歌》以报平安。想来集中营里传出《船歌》的美妙音乐,抚慰了多少颗绝望的心灵。即使在银幕之外,也让观众感同身受。

船歌源于意大利水城威尼斯,贡多拉船夫常常边划船边歌唱,后来发展成为一种艺术体裁。船歌多以6/8拍写成,以“强-弱-弱,次强-弱-弱”的律动来模拟小船在水面上的荡漾和摇摆。柴可夫斯基、门德尔松、肖邦、福雷等作曲家都创作过《船歌》。但于如今的听众而言,提起《船歌》,首先想到的是德裔法国作曲家雅克·奥芬巴赫。有一次,奥芬巴赫乘着小船悠然游湖,夕阳西下,湖水轻漾。那美丽的风景让他灵光一闪,急忙拿起笔将脑海中的旋律记录下来。这段旋律后来用在歌剧《霍夫曼的故事》中,成就了经典。

歌剧《霍夫曼的故事》共有三幕,叙述了主人公霍夫曼向友人讲述的三次爱情经历。《船歌》在第三幕中三次出现:第一次是这一幕开始时,霍夫曼所追求的女人——威尼斯名妓朱丽叶塔和霍夫曼的伙伴尼克劳塞在运河边歌唱,形式是女声二重唱。第二次是当霍夫曼恋爱受骗之后,剧中的七个不同角色,各自阐述心情唱了段七重唱,船歌以合唱形式,作为它的背景音乐;最后一次是霍夫曼望着朱丽叶塔和她的旧情人乘船远去时响起的伴奏音乐。

这首《船歌》原名叫《美丽的夜,爱情的夜》,由于按威尼斯船歌的风格和节拍写成,人们习惯地称之为《船歌》,后被改编成管弦乐曲与各种器乐曲。其歌词大意是:美丽的夜,爱情的夜,天空中星光闪烁;用柔和的声音歌唱爱情的夜,让歌声随风飞去带走愁思万千;飘逸微风轻轻吹,给我们温柔爱抚,告别幸福时刻,时光不再返回……如今,一听到这熟悉的旋律,能不想起一对恋人泛舟于威尼斯水城?那温柔甜美的歌声与河水波动的韵律融合在了一起。怪不得,《船歌》被用作了那两幕电影的配乐,即使在最暗淡的日子里,听到了这柔美的音乐,也定能鼓起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迈向美好未来!而我们呢,听着这么美的音乐,会不会让幸福的泪润湿了双眼?

方言考究

从“身家”一词说开去

徐乃为

启东方言中有“身刚”一词,是常用词,“身刚”中“刚”的本字,似在此前的文章中说过,即是“家”,“身刚”即是“身家”。“刚”字之所以就是“家”,实际上是“一声之变”又加“一韵之变”。“家”,在启东的方言文读是“jia”,但是,口语白读即是“ga”。“人家”白读则为“宁ga”,“男子汉”的称谓“男客ga”,这是上古音系中声母“j”与“g”邻近,“j”从“g”中分出的缘故。如方言白读“江”为“gang”,文读则为“jiang”一样。至于家“ga”读如“gang”,即韵母的“a”“ang”之通变,此前也讲过,“东”“斋”“西望”即“东”“张”“西望”;打“da”,启东方言读如“dang”,由此可以看出缘由与某种规律。而之所以有此“声”、“韵”之变,是因为词义或扩大、或缩小、或变化、或转移的缘故。

“身家”在普通话中有较多义项,自然,所有的一项,都与独字词“身”与独字词“家”相关,与这两词的相加相关:

一、本人和家庭。明汤显祖《达奚司空立南海王庙门外》诗:“身家隔胡漠,孤生长此罪。”清黄景仁《移家南旋是日报罢》诗:“咫尺身家分去住,霎时踪迹判行藏。”二、指家产。《儒林外史》第五十回:“他的官司不输,你的身家不破。”刘澍德《沉舟记》:“他们这些人,身家虽然贫薄,心地都是非常忠厚的。”三、指身份地位。李劫人《死水微澜》第二部分二:“你是有身家的生意人,不比我这个跑滩匠,你应该讨个老婆,把姑夫的香烟承继起来。”四、指家世,家庭出身。秋瑾《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只要男家有钱有势,不问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坏,学问高低,就不知不觉定了。”

这是普通话中“身家”的各个义项,但是,到了启东话中,“身家”变成“身刚”的时候,意义不仅缩小,而且又有转移引申,这是所以变读的原因。在启东方言语境下,“身家(刚)”一般只指“身体”,并特指“身体”的健康状貌。例如:

1.询问对方父母的健康状况,则说:“令尊、令堂的‘身刚’如何?”

2.或对话中间问:“叔叔您‘身刚’中,有啥不舒适的地方?”

以上问候语的回答则是:“‘身刚’蛮好”;“‘身刚’勿局”,指身体有病。

这些都表明“身家(刚)”的语义是缩小转移的;但是,还是基于“身”,即“身体”,把“家”的那部分含义给忽略了。

但是,启东话中,在文读的语境中,仍保持有“身家”一词,这时的“身家”有普通话中“家产”、“身本”的意思,并不读为“身刚”。例如,启东话中有“身家性命”一词,概指家产以及自己和全家人的性命。

社会的变化,会产生新的概念与形式,或是创造出新词,或是带来词义的变化而增加新的义项。日前,一友人在席间讲了一个启东人中关于“身刚”的真实故事,真能令人莞尔一笑,又可领悟词义的衍生情状。

说有官员某某,本不甚清廉,此次整肃,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时有惶惶不可终日之虞。他希望一位相识而不知交的京官施以援手。但两人情分,不足以亲临或亲自打电话关说。于是请另一朋友转至自己的请托。这另一朋友固然与京官的友情胜出一筹,唯觉得这种请托,亦有违“清廉”,寻思半天,方心生一法,拟用在启东已经渐次生成的“身刚”的隐义转说。于是打电话对京官说:“某某向您转至问候与感谢。唯他本人‘身刚’勿局,请您千万帮忙。”京官久居京城,不知“身刚勿局”的意义。于是说:“那请转至我的问候,请其火速请医生诊治,——是让我帮他联系医生吗?”“我说的‘身刚勿局’不是您理解的‘身刚勿局’。”“要我理解的‘身刚勿局’是什么样的‘身刚勿局’?”……这一通电话,还是没有说清楚。

原来,电话中的“身刚勿局”是指那种抗御“清廉风暴”的“能力”,所以,一些词的新义,有可能在偶然中产生的。

弗赤客

老钟

弗赤客,在沙地方言中,是“见不得人”的意思,例如:某人这几天总不愿意在大家庭中露面,见了同事或熟人,也总是躲躲闪闪的,好像做了什么“弗赤客”的事似的。

那么,“见不得人”为什么要说成“弗赤客”呢?原来“弗赤客”,其实就是“勿识客”,赤是识的转音。识,即“见”,“勿识客”即是“勿见客”,见不得客。“勿识客”中的客,与“见不得人”中的人,是同一指向,都是指外人。

舞文弄墨

王海燕

母亲的烙饼



程天木洗漱完毕,坐在餐桌前。厨房里那熟悉的煎饼味道,已经牢牢占据他鼻腔里的每个嗅觉细胞。

把母亲从乡下接来才第三天,母亲就开始嚷嚷住不惯大城市,昨晚和天木提过想要提前回老家。

程天木心里清楚:母亲心里还记挂着家里一点地和几只鸡羊,又担心自己给儿子儿媳添乱。其实妻子小禾知书达理,善解人意,灵光一现,天木想起母亲年轻时喜欢做各式点心,于是昨晚和母亲说,特别想吃妈妈做的烙饼,咬一口,糖水滋滋往下淌的那种……

母亲果然来劲了,乐着说一定做一定做,还要给儿媳品尝,这不,一大早母亲就起来和面。那份心甘情愿的劲,让天木又熟悉又心酸。

浓稠的南瓜粥,连同烙成金色的饼一起端到了天木前面。天木已经记不得自己有多久没有吃过母亲的手工烙饼。

刚咬上第一口,天木就想起今天局里还有事情没有处理,赶紧拿出手机给办公室助手,让他一起赶到单位,临时要召集一个会议。母亲爱怜地看着儿子,虽说儿子现在是局里一把手,但做妈的更关心儿子累不累好不好。

天木很抱歉地对母亲说,这样吧,南瓜粥我抓紧时间喝了,那个烙饼我最喜欢,全部给我打包,我带着去局里吃,正好我同事也来不及吃早点。

母亲眼里闪着喜悦,轻声询问:“你同事可吃得惯?妈年纪大了,也就按照自己的土方法做的,不像你们城里人吃的考究。”

“没事,妈,你做的饼啊,是天下第一,他们能尝到,是这些家伙的福气!”天木一边穿着外套一边换鞋,母亲见状,把煎熟的六七个大饼悉数装好,塞进天木的包里。

走进车里,天木长吁了一口气。

整栋大楼静悄悄,加班的家伙一个也没有来,但天木一点也没有生气。他把烙饼从包里拿出,走到办公楼下的垃圾桶旁。

因为母亲的烙饼,根本无法入口,她把盐当作了糖。早上他刚咬上一口,差点咸出了眼泪。他怕妻子小禾起床后,也一样吃这样的咸苦烙饼,那母亲就会知道真相,会更加失落,更加自责,所以,他把母亲做的烙饼全部带走。

在办公室呆了半小时后,天木开车返回。他打开门,浓香的烙饼的味道又一次扑鼻而来!母亲和妻子小禾正在厨房间里忙碌着……他差点就要喊出声来。

此时,小禾走过来,轻声说:“放心吧,我借着跟妈学做烙饼,把盐和白糖的瓶盖互换了,妈认为红色盖子的是糖,白色盖子的是盐。”

厨房间里,脱排油烟机声音伴着母亲的声音:“小禾啊,该给饼子翻个面了,弄不好就要焦了。”“好好好,我马上来,妈,天木加班完也回家了,等吃完早饭我们就一起去逛逛公园”。小禾一边应答一边去了厨房。

“呀,天木回来啦?你刚才去单位,把饼都带走了,小禾都没吃到呢!这不,小禾要跟我学着做,这样以后妈不在你们身边,也可以自己做着吃了!”

天木一把搂过细心的妻,眼里起了雾气。

灯下漫笔

杨谓

“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我们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群众欣赏艺术的眼光与专家是不太一样的。以绘画为例,一般群众喜欢的是色彩鲜艳、造型工整、风格细腻的作品,画家如果以此为追求,在专家的眼里即是媚俗。再譬如演唱歌曲,群众喜欢听的是耳熟能详、没有难度、能跟着哼唱的歌曲,或是歌手在演唱时再能发出几个他们难以企及的高音,或是穿插几个俏皮的动作,台下一定会如痴如狂,演唱者如果以此博取喝彩,在专家的眼里也是媚俗。

好的艺术是不要求人人都喜欢的。

韩愈在《答李翱书》中说:“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又说,“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韩愈以自己的作品受众人讥笑为喜,受众人追捧为忧。何也?朝华夕秀,新颖独特的艺术形式、深刻的思想,众人开始时一般无法接受,只有时间长了才会了解和懂得其中的奥妙。众人之所以赞美,是因为

作品中还有众人喜欢的“陈言”没有去掉的缘故。韩愈的观点或许有些偏颇,但却应该引起作家们的重视与深思。艺术之于众人,如果不能起到“引领”、“深思”与“提升”的作用,那就失去了一大半作为艺术的价值。

在一个羌族风情的简易餐厅用餐时,发现刚刚还是服务员的姑娘和大嫂,一眨眼间换上了民族服装,在餐厅前搭起的舞台上载歌载舞起来。旁人要我评价她们的舞蹈,我说“好”。为什么?她们双手的动作是不够标准和传神,舞步也不够优美和有力,但她们认真而自然,就像刚才为客人们端盘子擦桌子一样。既表演,又像劳动,有源自内心的喜欢,最原始的舞蹈艺术不就是这样来的吗?这种单纯的、原生态、稚气的美,让人想起民国老电影,技术不够成熟,但由于“一本正经”而显得足够可爱。

艺术创作最大的敌人是滥用技巧及媚俗。两者既互为因果,又犹如孪生兄弟。

在宁强跟当地书法家交流的时候,我写了一张比较大的作品,好心的朋友拍下了视频,分成一长一短两段,大体记录下了整个过程。创作时,我从来不注意自己是如何执笔、用笔、蘸墨、衔接等等细节的,但是有的作品,当时纸面上出现的效果却过了若干年后仍能历历在目。现在有机会看视频,等于给自己找到了一个重新审视和思考的机会。在一个等待再次出发的间隙,我向朋友索要视频,旁边一位资深艺术家说:“现场创作,总多多少少有些表演的成分。”我听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真话,我还真没有。”事后我又反复回忆了几次自己现场创作的经过,结论仍是“真没有”。我也知道那位艺术家说的是“心里话”。“心里话”也就是“真话”,现在对不上号,根源在于创作观念的不同。

“真没有表演的成分”,是不管是私下地还是公开场合,一律无物无欲(不考虑他人的好恶与评价)。我曾问篆刻大家马士达先生创作时想些什么,他回答说:“只想着把印刻得好些。”“多少有些表演的成分”,是与正常的创作有所不同,好比有的人出门,喜欢修饰打扮一下一样,是为了讨好观众,渴望获得好评而有所设计、矫饰,从创作心理角度分析,前者并非无“想”,但所想的是艺术的“合”(浑融无迹、自然),目标只是艺术,所有手段的使用都是为了艺术本身。后者想的是他人的评价与好恶,把握不好便滑向“迎合”,容易出现“过头”、“刻意”、“伪装”等行为。这些因素与艺术本身产生的是“离”。“多多少少有些表演的成分”,本质是不自信,是为了讨好观众。

晋宋玉《对楚王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阳春白雪”式的作品,就像一个人空有一身好本领,常无用武之地;“下里巴人”,热闹开始,最终却大多以销声匿迹收场。就眼下而言,最理想的是做“刘罗锅”式的艺术,既能讨众人之好,又能让众人多多少少受些刺激,作些思考,有所得益。这样的艺术,“雅俗共赏”一词似还不能完全概括,以文化史上的人物作比,大约类似苏东坡、郑板桥之流。“表演的成分”乃其人生之一部分、艺术创作之一部分,是其天性,是大智慧,而非横生的枝节、多余的蛇足。

星期诗汇

向往

陆元俊

借风,借雨
借风一般的热情
借哪吒的风火轮
越过高山之巅
采一朵山那边奇花异草
装饰我心灵

乘着理想的翅膀
穿过云层飞向蓝天
划向银河
洗去我身上的污垢

我拒绝原地踏足
一如既往
追逐理想和希望
斜余的人生道路上
我向望着鲜花,美好
让我去欣赏

岁月

张士达

岁月是一条河流
从远古流到今天
有时黯淡无光,有时多姿多彩
每个人都避免不了岁月河的过滤
有的愁眉苦脸,有的春风得意
不管生活是否如意,人生悲与喜
都要坦然面对,以蓬勃向上的心态
走过属于自己那段并不漫长的岁月

岁月是一位高明的雕刻家
手里握着一把双刃刀
当一个人年少时
能把丑小鸭雕刻成白天鹅
可是,当一个人步入中老年时
又无情地在人的额头上,刻下一道道沟壑
即使是一堵金碧辉煌的墙
也会一点点斑驳陆离,直到有一天
轰然倒塌

岁月也像一位优秀的魔术师
来来去去穿梭于春夏秋冬
变幻着人的生老病死,植物的
繁茂与枯萎